

第十五回 美恩愛親折證方得分明 好姻緣各揣摩尚多疑慮

詞曰：

性呆情急心兒劣，今日方才妥貼 如何申也如何折，細向枕邊說。

柳枝節認花枝節，那裡去尋分別？任君扯也任君拽，還是相思小劫。 右調《桃源憶故人》

話說馬岳見花天荷在柳青雲家結婚，暗暗著急，不表。且言柳青雲見作親的百事，俱已打點了端端正正，只待吉日便要合巹了。心下又思道：「前日淑人千推萬阻，今日一言不出，不免前後不相合，又太容易了些。」因又見花天荷，言道：「此事雖家母硬作主張送兄入去合巹，料思淑人必不敢剝家母的面皮。但家母既要硬主張，又不便只管去求他，既不去求他，倘他竟漠然不知，到臨時竟不打點，突然而入。觸他之怒。說甚言語，未免彼此不悅。以小弟想：古人臨娶時，有催婚之詩。兄台何不先作詩一首先迎。待小弟叫侍女送了入去，一則通他一個消息，一以探他一個口氣，豈不為妙。」花天荷聽見了，大喜道：「青雲兄之言是也。」因用了三尺紅綾作催妝詩一首，道：

拜禱三星沒奈何，橋邊烏鵲已填河。

百年錦片當今夕，千萬相投莫用梭。

花天荷寫了，交柳青雲看，道：「小弟氣餒矣，詞不能警，只合如斯而已。」柳青雲看了，大笑道：「吾兄之詞，可謂卑屈而又懇款，淑人縱心腸如鐵。亦應在此詩化為粉脂矣。妙不可言」因拿了入去，與母親姐姐看，道：「花天荷情已急矣，不可再難為他了。」

藍玉小姐看了詩也笑將起米，道：「詞雖遊戲、體實風流調之才人，實無愧也、催妝詩雖無和體。然意有所托。不可不答、因用錦箋也和一首。道。

良人意氣敢誰何。簇簇乾旄擁渡河。

只合橫戈補天象，豈堪相對弄金梭。

藍玉小姐作了，又叫侍女並紅綾原侶俱拿入去，放在後樓下壁上柳青雲因抄了一個稿子，來報知花天荷，道：「恭喜婚姻之事妥矣」花天荷忙問道：「吾兄何以得知。」柳青雲道：「淑人見兄催妝佳什。十分愛賞。言道：詞雖遊戲，體實風流、又說：催妝從無和體。然意有所托。不可不答。因也和了一首，但不裡拿出、小弟悄悄抄了一個稿子在此，你看毫無相拒之意，則此事自然妥矣。」花天荷接詩一看，不勝驚訝道：「淑人胸中怎如許淵淵，我花天荷又何幸得此佳偶？真萬戶侯不易也。」二人看了又看，說了又說，歡喜不盡。

及到次日吉期 柳青雲先在大廳上設起了酒席，待了馬岳冰人，然後排列喜筵於內廳相候。到了吉時。便令樂人大吹大打，迎了花天荷入去、花天荷是總戎的服色，柳青雲是新進士的行頭，好不光華榮耀。迎到後廳；先是花天荷拜了天地。方拜見楊夫人。又與柳青雲也對拜過。然後尊花天荷是新婿，獨桌上坐。柳青雲主席下陪。樂人吹彈歌舞，直飲到入夜方才止飲。叫丫頭侍女僕婦，用幾十對花燭，外面笙簫細樂遠吹作。竟將花天荷迎入後樓，與夫人行合巹之禮、二新人交拜過了，眾侍女一齊就擁入洞房。此時洞房中酒席已擺端正，眾侍女就替藍玉小姐揭去紅巾並肩坐席而飲、花天荷忙偷目把新夫人一看，見果是前回相見的，今日金裝玉服比前兩回更覺美豔非常。及細看面龐，眉目卻是柳青雲一般無二，滿心歡喜。席上一面飲酒一面勾挑藍玉小姐說話。小姐見侍女旁立。但低首不答。花天荷倒是得意之極，也不管小姐答與不答，吃一杯便又勾挑來問，藍玉小姐只是不答

直飲到完了，同人羅幃成婚之後，花天荷再細細詰問：「柳青雲如何面龐與夫人無二？」柳小姐方微微答道：「青雲即賤妾同胞之弟。故形容相似 只因君子不以舍弟為鄙陋，故舍弟敢以賤妾奉侍君子也。」花天荷乃驚訝道：「青雲既與夫人同胞 何不直言？乃詭其姓曰藍。詭其名曰玉。此何意也？」柳小姐道：「藍玉者妾之別字也 舍弟並不曾詭。花天荷道：既是姐弟 只消一言指明，快心久矣。乃必東西遠扯。使人生疑 何也？」柳小姐道：「舍弟不近指而必遠指者。或亦有說也 蓋慮君子多情、恐容易成婚，一時過於溺愛，有誤遠大之程、故隱約其詞。冀婚期少緩耳。而功名必速」花天荷聽了不勝感歎道：「我不意青雲為我亦至如此 直可敬也、但還有所疑，青雲兄言卑人曾見過夫人。此何說也？」柳小姐道：「此亦非無影。妾本見過君子。而君子不知耳」花天荷又驚訝道：「這又奇了、我花天荷留心才美。不啻性命 豈有見過夫人如此儀容 而竟漠然不知者 必其如在夢中也。且問與夫人見者是何時？」柳小姐道。向日來薰亭睡鴨池賞荷花，與君相對聯吟者 即妾也。」花天荷聽了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那日聯吟者即是夫人改技遊戲，我就疑青雲苦苦推辭不能詩詞，及至對作。又令我花天荷接應不暇。原來是夫人遊戲。我花天荷真被賢姐弟騙殺也。這等說起來，則好戴烏紗皆夫人之命也」柳小姐道：「詩詞一道。舍弟實奉先京兆之戒，而未敢留心 凡前所和，皆賤妾為之捉刀、正以脂粉抱愧。不意反承君子之垂青，結成珠玉、乃天緣也」

花天荷道：「這還說是香奩詠雪，夫人之常 青雲前說。破青削天與花皮豹二賊之遺計，亦出之夫人不知果否？」柳小姐道：「此事雖妾為之，然破賊之方略卻非妾能。實具於冊中。妾不過見君子已歸，按台又求之甚急，恐失此好機會，故大膽代以應酬耳 不意破賊成功、竟捷如影響，真仙物也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夫人說來，則個日卑人之烏紗，皆夫人之賜戴也、此德間以為報？且夫人既知破二賊之方略，則破大藤峽之方略，想亦玩之熟矣。」柳小姐道：「據冊看來，從青羊嶺而入，不半夜便可直誅賊首矣、但就圖而觀，捷徑險阻昏暗難行。必得一亡命之徒，而又有些機知之才，率眾奮勇，而全不疑不懼方可成功。若見險而不知求平。遇狹面而不知向寬 便恐難矣。」花天荷聽了滿心歡喜道：「不意夫人論兵如此精微，令人敬服。卑人何幸得之，以為佳偶。此去揭巢全仗夫人為之借箸矣。」

柳小姐笑道：「今日在此，惟妾侍奉巾櫛。或承賜問，得以展在腹心，倘明日至廣，則恐碧玉連環所聘之夫人又將主謀矣。賤妾芻蕘，恐難當此美稱。」花天荷大笑道：「我只道我花天荷性僻情癡，為夫人與青雲藏頭露尾戲耍得有趣。」柳小姐道：「以賤妾姐弟之愚，受良人之戲耍，何足為奇。但恐碧玉連環之聘。非戲耍也」花天荷道：碧玉連環若非戲耍，終不成我花天荷又聘定一夫人！不瞞夫人說。我花天荷若是容易就信於人，此則難矣。」

中偕秦晉久矣，只因賦性愚呆，看天下之脂粉珠屏不上目。故隻身至於老大，前因偶見青雲兄丰姿之美，取辟言之。不意天緣作合，果有同胞之夫人在，遂為青雲將只足係牢矣。設使碧玉連環又別有聘，必天又生一夫人而後可，使天若不能再生一夫人，而謂花天荷又等閒別聘，恐花天荷矯矯自持，不如是之濫定也。」柳藍玉道：「君子既非浪聘，則碧玉連環置之何所？花天荷道：「此事明對夫人說了罷。向日青雲至廣東，我曾拉他到花田去看花。不期我有公務耽延。青雲先獨坐花下，忽有一個女子，面如花解語，眉似柳含煙，年始被瓜，適逢其會。因見青雲弟少年美麗，從倚移時，四目交投，兩心如印。彼時卑人後至，見青雲弟神不守舍，細加盤問，始知幾為倩女魂離，訪悉旁人，知為趙府閨秀。因見青雲弟拳拳在念，教戲以蹇柯自任，嗣後以桑總兵兩情不洽，乃從青雲去。旋在府上數月，皆以詩酒寄興，豈知令弟他出，又值馬岳以花田之邂逅，千里追尋，卑人因恐坐失機緣，故不惜張冠李戴，詭托借聘於老母，而以碧玉連環代下溫嶠之鏡。緣非泛泛也。」藍玉笑道：「事原如此。而君子用心苦矣。」

你言我答，不覺銅漏已稀，二人隨即盥洗登堂，請楊夫人及柳青雲出來謝親，并言王事緊急，三日後即要動身。柳青雲聞知，亦要送姐姐去上任，一時間，花天荷出外款客去了。藍玉小姐隨將夜來天荷代他暗定花田之婚，細細告知兄弟青雲。柳青雲笑道：「花田之遇，耿耿於心久矣。前聞姐夫原是自己行定。卻不知為我，果欲入廣訪求確信。只因這些時無事入廣，故不言起。今既入廣上任，這件婚姻定要坐落在姐夫身上，況姐夫此時又作總戎了，未知肯開口吹噓之力乎？」柳小姐道：「這件婚姻既是你心上所喜，又是姐夫作得來的，我包管你成就，此時不必開口，若開口，連送我的情都沒了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姐姐說得有理。」楊夫人見女兒女婿將要起身，只得預備酒席送行。轉眼之間，已是三日，花天荷竟出牌到府縣，撥轎馬人夫與柳小姐、柳青雲，拜別楊夫人而長行矣。正是：

為女求夫婿，時思婚約成。
誰知婚後，反作別離行。

楊夫人送女出門在家思戀不表。

卻言花天荷夫婦與柳青雲發牌馳驛而來，一路所過府縣，送的送，迎的迎，好風騷，不多時，早到了廣城。合營的將士皆遠遠迎接。此時桑國寶已退出衙門，住在外面，只候交印。花天荷隨把扛箱井家小接入總戎衙內，居下一面擇吉受印，一面拜叩按台，一面遵節接見將士，一面即發號施令，一面即悄悄伏兵要路，以邀出劫之賊，一面即挑選兵將欲作搗巢之計，到任不一月，而兵威嚴肅，遠近震懾，峒賊聽之無一人敢出，一時地方甚是安泰，且按下不表。

卻言趙參將自迎接總戎，見總戎已有了夫人。忽然不悅。還只認作久娶下的，無可奈何，只見馬岳問之，自行聘後從新才娶的，氣得這趙參將話都說不出來，要對女兒說知。又恐女兒急發了病，只得瞞了女兒。悄悄來與馬岳計較道：「你前日在閩中既見他結婚。就該代我稟聲。」馬岳道：「我怎不稟哩」就取出用日的稟帖來與他看，趙參將不識字，見有批句在上，因問道：「不知批句是甚麼說？」馬岳道：「若論批句，說是決不有辜淑女，還是不確，但他們文人下筆包括深沉，你我武人粗魯，一時參他不透，此事是隱瞞不過的，你還消拿去與你令愛小姐商量，他聰明伶俐人，方看得出他的好歹。」

趙參將聽了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」因拿了他的稟帖，回家與女兒看，並將花天荷又娶親之事細細說了一遍。趙小姐聽了已是驚疑。及看了稟帖，乃暗暗付思道：「若言他守盟，就不該又娶了。若言他負盟，為何又有決不有辜淑女、大都還是個要兩全之意。我如今欲要叫父親與他爭論。奈父親又是他的屬下；欲安心聽他行止，自然要在第二位，莫若作詩一首，以作申文呈上他。看看他如何發付？因自己作了一首七言律詩，用鴛鴦紙寫好，外面卻將趙參軍的護封封了，用上關防印信，叫人投到總戎府內來。」

此時花天荷正退在後堂，與柳夫人青雲吃茶閒話，息傳入趙參將的文書來，恐言兵事，不敢遲遲。遂當面拆了一看，那裡是言兵事？卻是一營七言律詩，因大家向前爭看。只見上寫著。

莫道油幢勢位炎，紅絲曾感係香奩。
鼻當掩處芳蘭臭，心到甘時苦李甜。
漫以薦蘿皆可托，須知水火不容兼。
好留向日花田眼，驗取腰圍若柳纖。

花天荷才看完，正要笑說甚麼。忽報夏按台大人來拜，只得出來相見。

柳夫人與柳青雲因又看了一遍。柳夫人還嘖嘖贊賞，柳青雲乃拂然不悅道：「此正兄弟前日所說的花田事也。為問詠及油幢。扯到姐夫身上？又言紅絲曾感係香奩，莫非姐夫瞞了我們，又暗暗聘了？」柳夫人道：「這也未必。」柳青雲因又把詩看了一遍。道：「姐姐你怎生說未必。你看他說苦李甜，水火難兼，似連姐姐都褒貶在內，而不容並立也。若不是姐夫聘了，如何詩中說到此處？另是一個之說，所云花田眼卻又是小弟之事。豈不是姐夫總戎的名色，竟自圖了。何向日明明對我說，為我定了？近日連不提。我此來還癡心指求他為我周全。由此看來，料也無望，我明日就要行了。」柳夫人道：「事不可知，你不可性急。他若果又聘了此女，卻又置我於何地？依我言來。你只推不知，但央他作伐。看他怎生回你？」柳前云想一想道：「姐姐說來甚是有理，且住下再處。」柳大人又把詩細看兩遍，道：「此女之才甚是秀美，正好與吾弟作配。柳青雲道：「小弟在花田見他時。只見他容貌端莊。有可耶耳。並不知他又具此才華，卻不甘心為姐大占去，乞姐姐須為我作主，省得爭奪，傷了和氣。」

柳夫人道：「你勿多言。但依我行事。包管你成全。但此女雖以詩來打探。實亦賣弄才情，若不答他一首。使他看得無人物了。待我代你和他一首，泄泄他驕矜之氣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如此更妙。」柳夫人因取筆硯也和了一首道。

有誰涼也有誰炎，須認溫家玉鏡奩。
他事無關休眼熱，自情守定到頭甜。
纏綿始信絲羅美，既濟方知水火兼。
好復花田眉與黛，侍郎秋筆畫纖纖。

柳夫人作完也取一幅鴛鴦箋，叫柳青雲自己寫了，也用官封封了，交付趙參將。趙參將得了，忙忙付與女兒。趙小姐看了暗暗歡喜。又想到：「看他前批馬岳手稟道，決不有辜淑女，今又和此一詩。叫我好待，用意平和深婉，其中必有妙用，若再嘖嘖，便失女子靜好之意了。」因對父親說知，安心待娶，不表。

卻言夏大人來拜花天荷，是為薦本中曾許朝廷作平巢之計，今特來商量，要花天荷舉動。花天荷許允發兵。夏大人方去了。花天荷仍入內堂，要討詩看。柳夫人方言道：「妾已和他一首，也用官封發付趙參將去了。」遂把和的草底付與花天荷。花天荷看了大笑道：「夫人答此詩，好著得他疑疑惑惑。」又看見柳青雲不言不語，坐在一邊，因笑道：「向日許兄的定親事，一向如何，須要謝我。」柳青雲

道：「為小弟訂婚是兄作監軍時事也。今日兄又作了總戎，高擁油幢，勢位炎炎，恐又當別論。」花天荷大笑道：「前日作監軍，是我花天荷、今日作元戎，也是我花天荷。我花天荷縱要作兩截人欺人。也不好欺柳青雲一個簇簇新的進士、兄但請放心，只打帳消受花田美人便了。幾句話說得柳夫人並柳青雲都笑起來了。只因這一笑。有分教：月將輪滿，尚慮雲欺；花已井頭，猶疑春賺 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畫圖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